【读史札记】

简论慈禧与载漪的关系

——兼议有关论著中的史实叙述

郭 卫 东

一

由戴逸等先生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是近年来清史研究中的一部富有特色的著述，叙述翔实，评介公允，撰写者大多是国内相关课题研究的专家，多年心得，铸于有限文字中，言简涵丰，深入浅出，于平淡中见功底。但由于工程浩大，有个别条目的少数内容似有讹误之处。如该书下编第三卷的《载漪》条目便是一例。这个条目在讲述慈禧与载漪关系时说：载漪"其妻叶赫那拉氏为慈禧太后侄女"，"开始，慈禧对载漪并不喜欢，后来，载漪娶其侄女为妻，因此，慈禧对他渐有好感"，慈禧垂廉听政后，"将光绪幽禁瀛台，并谋废黜。慈禧以光绪无子为由，秘密商议嗣立皇储，载漪通过其妻趁机频繁晋见，进行拉拢"，乃册立其次子为大阿哥。

我们知道，载漪（1856——1922年）是晚清政坛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曾在己亥、庚子年间一度左右清中央政府的朝政，特别是与义和团事件有殊多关系。他的儿子溥俊，也曾被慈禧看中，立为"大阿哥"，拟成为光绪皇帝的替代人，演出了摇荡政局达三数年之久的"己亥建储"。所以，慈禧与载漪的关系，便与晚清朝局的演变和当时国际国内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纽结在一起，变得比较重要起来，很自然地引起某些研究者的注意。按照上面的引录，载漪父子之所以被慈禧看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载漪娶了慈禧的"侄女为妻"。实际上，这种说法不单单《清代人物传稿》所独有，而在其它一些权威性的著作中也屡有言及。如：陈旭麓等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载漪"条云："其妻为西太后侄女"①。由苑书义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三卷本在谈及载漪时也如是说②。

可见，"载漪是慈禧侄女婿"说已经以讹传讹，广泛散播，为防止此说继续流传，贻误他人，对此进行一些专门的订正刊布是有必要的。

二

清末民初，有关载漪的记述很多，却很少见到载漪所娶是慈禧侄女的记录。据笔者陋见所及，谬说最早大概源于《清史稿》"诸王传"。该传曰："载漪福晋，承恩公桂祥女，太后女侄也"③。由于封建统治者往往以婚姻联结政治，慈禧为女主干政，又特重裙带关系，

惯于援引母家亲属渗入觉罗皇族，在慈禧拥立的几个皇帝中，光绪皇帝载湉和宣统皇帝溥仪均与慈禧母家有关。因此，此说言之凿凿，似乎有据，容易被人们相信。

《爱新觉罗宗谱》明确记载：载漪前后共有三位福晋。嫡福晋：伊尔根觉罗氏，员外郎绍昌之女，生长子溥僎；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和硕阿拉善亲王贡桑朱尔默特之女，生次子溥儁（即后来的"大阿哥"）；庶福晋：赵佳氏，赵延之女。其中并没有那一位福晋是叶赫那拉氏。大家知道，玉牒是清朝历代皇帝及其皇族的家谱，每十年修纂一次，每次修纂的时候都极为郑重，由宗人府宗正、宗令、满汉大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尚书、侍郎等皇室亲贵和朝廷大员任正副总裁及修纂。修成后，还要进呈皇帝阅审，举行隆重的存放仪式。因此，有关清代皇室王公的记载，玉牒不言而喻具有最高权威性。而《清史稿》编著草率，许多记述难以为据，亦为史家所熟知。《宗谱》与《清史稿》发生抵牾，后者自然不足采信。

下面再以《清史稿》所提供的线索，从承恩公桂祥一方考察。慈禧弟桂祥共有三个女儿。长女，嫁与光绪帝载湉，次女，嫁与镇国公载泽，小女，嫁与顺承郡王纳勒赫④。并无女嫁给载漪。

此外，还可以从载漪后代的回忆得到补证。1964，溥僎之子毓运先生撰文，回忆了他和祖父载漪、叔父溥儁长期共同生活的情况。他在文中一再强调："端王（载漪）的福晋是罗王（内蒙和硕阿拉善亲王）的妹妹。"而无片言只语提到端王的福晋与慈禧的侄女之间有什么关系⑥。慈禧是晚清的最高统治者，门第至高至显，毓运的回忆没有提到所谓的慈禧侄女，当不会是疏忽遗忘，而只能是在其祖父载漪的妻子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物。另一则回忆是溥僎之女罗毓凤的。1969年，澳洲华裔学者金承艺先生专门到台北石碇访问她，她断然否认其祖父的妻妾中有叶赫那拉氏⑥。两则直系亲属的回忆，异口同声，应该是比较说明问题的。

还有些著述隐约提到，慈禧之所以立溥儁为大阿哥，是因为溥儁是载漪同慈禧的侄女所生。前引《宗谱》明确记载是和硕阿拉善亲王贡桑朱尔默特之女所生。正由于此，庚子事变后，载漪被流放新疆，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去，而是投奔了其妻家——内蒙古阿拉善旗的罗王府，并得到妻兄罗王的长期关照。当时，载漪是戴罪之囚，处于墙倒众人推的境地，如果素昧平生，没有直接的亲戚关系，在如此处境下又这样长时间的关照是难以想像的。"己亥建储"破产后，"大阿哥"被黜出宫，也到了罗王府，并由与载漪关系密切的前甘军首领董福祥作媒，与罗王的女儿成了亲。初，罗王福晋和女儿见"大阿哥"相貌平常，不大乐意，但罗王碍于妹夫妹妹的面子和基于亲上加亲的考虑，还是允承了⑦。

上述考证表明：载漪所娶绝不是慈禧的侄女，"大阿哥"溥儁也和叶赫那拉氏没有直接的血亲关系。

三

既然载漪跟慈禧娘家没有这层关系，那么，又怎样解释载漪的受宠和慈禧偏偏要挑选载漪的儿子为"大阿哥"呢？这是否能从以下方面得到解释。

从载漪看，似乎并不象一般记述那样在早年曾被慈禧厌恶和冷遇。他"自幼好武，在率领由八旗子弟组成的神机营时显示了一定的才干，不像当时一般亲郡王那样都钻营文职"⑧。他的这种特出性格无疑引起了慈禧的关注，1889年，他由贝勒加郡王衔，1893年授御前大

臣，次年晋端郡王⑨，并长期被委派管理清廷禁军——神机营、虎神营。戊戌年在载漪的政治生涯中是个十分关键的年份，在帝后两党的激烈冲突中，他坚定地站在后党一翼。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云：戊戌政变前夕，“庆邸（庆王奕劻）、端邸（载漪）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且言：伊藤（博文）已定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此说如果成立，那么载漪便是策动政变的重要建谋人。戊戌政变刚一发生，康有为曾在上海同英国驻沪领事班德瑞（Bauine）有过一席谈话，列举了后党集团中最重要的6位人物，载漪亦在其中⑩。戊戌政变后，慈禧的政策有了重要改变，一是对帝党与维新派推行变法的逆反，清中央的施政急剧转向保守复旧；二是对汉人产生重大疑忌，祺祥政变后奉行了几十年的满汉平衡方针出现倾斜。此一阶段，慈禧倚重的满人主要有三个，荣禄、奕劻、载漪。但荣禄非觉罗皇族，奕劻非皇室近支，且二人在对待洋人及光绪废立等问题上与慈禧意见不尽一致。载漪却适逢其机，日渐得到慈禧的宠信，先后接管京师军务和总理衙门，集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为后党集团中位列慈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人物。再有，在政治倾向上，载漪强烈仇外，排斥汉人，颟顸保守，属极端顽固派，扶植其有利于慈禧玩弄顽固派与洋务派之间的平衡。在家族关系上，载漪原本是惇亲王奕諒的次子，后过继给瑞敏郡王奕志为嗣，与两门王室有亲缘关系；其兄弟贝勒载濂、辅国公载澜在朝中也都有不小的势力，载漪兄弟又都具有相当的政治野心，从戊戌后开始，与大学士徐桐、承恩公崇琦、庄亲王载勋、军机大臣刚毅、尚书启秀等人，以废黜光绪另立溥儁为帝为宗旨，逐步在清朝中央形成了一个废立派，慈禧援引此派，与军机大臣荣禄、世铎，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帝师孙家鼐，地方督抚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陶模、岑春煊等结成的反废立派抗衡⑪。最后，载漪“少不读书”，“愚而不学”⑫，表面上看比较容易控制。凡此种种，或许都是慈禧之所以考虑载漪父子的原因。

从溥儁看，立嗣他也是比较合适的人选。首先，其时年14岁（溥儁生于光绪十一年乙酉十二月初二日亥时）⑬，符合慈禧为便于垂廉听政只立幼君的一贯宗旨。其次，他为道光皇帝的曾孙，支脉较亲。第三，他体质甚好，不象咸丰、同治、光绪那样年轻时就多病，这对伴处了几代病君的慈禧也不是无关紧要的。慈禧对选立溥儁的酝酿比较早，1898年10月12日，《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发出一信，声称“光绪皇帝已被谋杀或将被谋杀。选定的继承人是端王年方十岁的孙子（应为儿子）”⑭莫理循与当时清廷诸多重要人物有密切交往，所言该不是空穴来风。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准备立溥儁为储的最早记录。说明，至少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不久，慈禧就已有立溥儁为嗣的考虑。当时传闻将被选立作皇储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庆亲王奕劻的长子载振；另一个是恭亲王奕訢的过继孙子溥伟。⑮但这两个人或是岁数太大（己亥时，载振23岁，溥伟19岁）；或是支脉太远（奕劻为乾隆十七子永璘一门传下，属于皇室远支）；或是背景不强（恭王府在奕訢死后，在朝中已无显赫人物）。相形之下，综合条件均不如溥儁，所以，溥儁被挑选成为“大阿哥”，是比较顺理成章的事。

慈禧同载漪小集团的勾结，激促了废黜光绪皇帝的谋动，导演了“己亥建储”的闹剧；使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顽固势力极度猖獗，特别是引发了清中央政府利用义和团向各国鲁莽宣战的严重事件。慈禧与载漪的关系，从本质上说，又不过是一种互相利用的权宜结纳。慈禧想利用溥儁替代光绪，利用载漪小集团与朝中的其它派别对垒，以稳固其长期垂廉听政的地位；载漪则想利用慈禧使其子速正帝位，而他本人则以“天子父”的资格攫夺更大的

权力⑯。这种暂时结盟以势利的变化为转移。百日维新后，出于对帝党及维新派急遽推行改革的逆反，对外国瓜分势力范围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的疾愤，清朝朝政于1898年9月至1900年9月间出现了两年左右的“逆向发展”时期。在这期间，变法措施被废弃，盲目排外情绪迅速蔓延，载漪的发迹便得力于这种特定气氛，载漪与慈禧的勾结便是这种历史背景的产物。但中国已经在半殖民地化的泥淖中陷得很深，载漪一伙外无列强的支持，内乏朝野的拥护，所以，载漪与慈禧关系的基础又是很脆弱的。从“己亥建储”到庚子宣战一段时间，是慈禧与载漪关系最为綦密的时期。庚子宣战后，特别是1900年6月25日载漪率人闯入大内图谋弑君事件发生后，慈禧觉察到载漪并不像原来想像的那样容易驾驭，弄不好，甚至会祸及慈禧自身，于是对载漪有了戒备心理，两者关系出现重大裂痕。1900年11月20日，在列强和洋务派的压迫下，慈禧舍车保帅，革去载漪爵职，永远监禁。次年11月30日，慑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反废立派的请求和德国公使穆默的压力，溥俊被撤去“大阿哥”名号，驱逐出宫⑰，载漪与慈禧的关系完结。载漪是清季顽固派最主要的代表之一，他及其同伙的失败，也标志着曾被慈禧长期利用的这一重要政治派别的最终覆亡。这是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派系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的朝事便呈现出另一种格局。

① 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页567，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
② 见苑书义主编：《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页546，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③ 《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七，卷二百二十一，页9101，中华书局1976年。
④ 参见张孟劬：《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下，页112。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一门两皇后 两福晋三夫人”条等。
⑤⑦⑧ 毓运述、罗恒年记：《“废黜出宫”以后的大阿哥》，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
⑥ 金承艺先生曾于1969年撰文涉及过这一问题，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慈禧太后的家族》。很遗憾，却没有引起大陆史学界应有的重视，使得谬说继续流传，笔者不得不再作进一步考证。笔者在文中引用了金先生的若干材料，特此志谢。
⑨ 本应授“瑞郡王”，因述旨误，错写成“端郡王”，也就将错就错。
⑩ “伯利南致英国外交副大臣信函”，英国档案馆藏档，F、O、17/1718。
⑪ 关于废立派与反废立派的分野斗争，笔者将在另文专作论述。
⑫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一。
⑬ 《清皇室四谱》卷三，台湾明文书局印行本。
⑭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页120。
⑮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页527。
⑯ 罗惇曧：《拳变余闻》。
⑰ 参见王彦威辑：《西巡大事记》册一。胡钧：《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页174，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十七年。